# 烂铁炼成的钢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紫陌红尘 更新时间：2024-08-27

*电影剧本：烂铁炼成的钢编剧：六月荷王主要人物：方正虎：黑帮老大，身高矮小。方半山：方家仆人，身材高大。姜大龙：常务堂堂主。端木庆：警卫堂堂主。时美仙：姐妹堂堂主。二麻子：苏河帮总管。1、方家圩子。椭圆的日字形的方家圩子是个大庄子，人工开挖的...*

电影剧本：烂铁炼成的钢

编剧：六月荷王

主要人物：

方正虎：黑帮老大，身高矮小。

方半山：方家仆人，身材高大。

姜大龙：常务堂堂主。

端木庆：警卫堂堂主。

时美仙：姐妹堂堂主。

二麻子：苏河帮总管。

1、方家圩子。

椭圆的日字形的方家圩子是个大庄子，人工开挖的护庄河有几丈宽。庄子前半部是蓄满水的大堰塘，后半部是布满机关的茂密竹林。担在两个口子之间的粗粗一横就是庄子。庄子呈缺口朝南的凹字形。凹字东面突出的地方——青砖黛瓦的大房子是方家祠堂。祠堂正门朝南，距离堰塘两丈多点。祠堂结构：三进两院子，头进是穿堂三开间，二进也一样，只是少了南檐墙，地势比头进高出两个台阶；三进和二进一样的格局，只是又高了一个台阶。二进、三进的廊檐两头都开有边门。凹字西面突出的地方——青砖黛瓦的大房子是方庄主的住所。凹字的后部分——横向里是几十间草房、瓦房。这些房子和突出的祠堂、方家宅子的后檐墙脱开一丈距离，住着族人、佃户。这排房子的最东头，也就是和祠堂后檐墙相隔一条巷子往东顺，有几间牲口棚。圩子虽说坐落在簸箕形的山坳前，但是四周都是开阔的大田。大堰的水源来自庄子东面的冲田——山麓小溪。庄西的护城（庄）河上建有一座一丈来宽的码头，码头上架设了木板吊桥——圩子里的人都从这里进出。

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清冷静谧。几个高矮悬殊的男人站在吊桥外的大塘坝上眺望。

远处河湾大道。火把摇曳，人声嘈杂，凶悍的狗叫声使人毛骨悚然。火把越来越近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个矮小的男人跌跌撞撞拼命奔跑。（推出片名）

堰塘坝下的西冲大道上。跌跌撞撞奔跑的矮个子男人的身后，一头壮实的臧獒和一头长身体的豹子紧追不舍（藏獒一纵，豹子一蹿，演职员姓名开始打出）。矮小男人不时地掏出什么东西撒向畜生。两头畜生很惧怕飘来的粉末，时而停顿、时而往旁边躲闪，要不然矮子早就被撵上了。

塘坝上。看上去傻不愣登的铁塔般壮实的庄勇方半山眼尖，咋呼：“老爷，老爷，快看，那是少爷。”

瘦小的方老爷一推方半山，厉声：“还不迎上去。”

方半山要走没走：“老爷，动不动手啊？”

老爷：“尽量不要惹恼普家，宰了那两条畜生。”一甩手：“二牛，三牛，等少爷、半山一进庄子就起吊桥。走！”咳嗽。在管家搀扶下走向吊桥。

西冲大道。方半山走下堤坝，迎着矮小的少爷方正虎疾步走去。他让过少爷拦在狗、豹面前。那两头畜生见不是方正虎，同时扑上来。方半山一脚踢向先到的豹子。豹子被踢出老远，趴在地上喘气。紧跟着他侧身，伸手一把揪住狗耷颈，把藏獒拎起来，另一只手抓住一条后腿往上提。他放开抓狗耷颈的手去抓住另一条后腿，抓稳当了双手伸直：“嘿！”往二面分开，壮实的大藏獒活生生被扯开。他丢下死狗，往前赶两步跺了昏死过去的豹子一脚。与此同时，一群扛锄头、握冲担（两头镶矛的扁担）、铁铳、持弓箭的农夫陆续来到他跟前。方半山不慌不忙一跃上了塘坝。来人看着地上那只血淋淋的死狗，都有些胆怯，七嘴八舌嚷嚷，踌躇不前。

方半山双手叉腰，面对来人，摆出一副居高临下，盛气凌人的架势。一偏头大声：“少爷，拉吊桥吧，我从水里游回来。”

人群中一位大汉走上前，举起冲担就戳方半山。

方半山连忙后退一步，起脚一挫，一蓬泥沙直冲大汉脸面而去。他趁大汉后退，揉眼睛当儿，大声：“各位邻里，干吗大动干戈？”

大汉揉着眼睛，厉声：“你靠边！你家少爷轻薄我家妹子。”

方半山：“普家大少爷，我们老爷来下聘礼，谁叫你爹不允啊。再说，我家少爷在镇上赌钱，你妹子又怎会被他轻薄呢？”

大汉再次端冲担佯攻：“我妹子也在赌场，他就是调戏了。不跟你罗嗦，叫你们老爷出来，不然先拿你是问。”说完一甩手。他身旁的几个汉子同时举器械攻击方半山。方半山手无寸铁，见势不妙，一转身“扑通！”纵进水里。

塘坝上。人声鼎沸，火把熊熊。

方家门前。方正虎跪在小老头跟前：“爹，真不怪我啊！我赢了不少钱，不想再赌了，刚走出赌场大门，迎面碰上了普家妹子。她一个劲朝我笑，我刚想说话，她就鬼叫般咋呼。我想，不好，赶紧跑。”

方老爷：“就你事多，看你的松样……”

管家：“老爷，普家醉翁之意不在酒。”

方老爷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管家：“当然是为老虎岭的那口大塘了，您想想，两道冲田都仰仗那口大塘的水灌溉，而水塘却靠我们冲这爿……”

浑身水淋淋的方半山跑来：“老爷，他们要放火箭。”

小老头叹气：“咳！给他们一百个大洋，算是赔偿两头畜生。让他们三天后听回话。”（演职员姓名结束。）

2、一列开往上海的破旧客车。

某一节车厢里。方正虎一会儿圪蹴在椅子上，一会儿跪着趴靠背上，透过条板缝隙凝视后面的一个给孩子喂奶的妇女。方半山站起身把大褡裢放在车窗那头给方正虎当枕头，让他睡下。方半山看了一眼对面坐位上的胖和尚和脏了咕叽、黑不溜秋的大男孩，又侧身看方正虎，见他依旧那样，爽心抱起他，把他放在大腿上。小矮子把头枕在方半山的手臂上，脚搁在褡裢上，身体躺在大腿上觉得很舒服。歉意：“不好意思，拖累你了。”

方半山坐舒服了，憨乎乎笑：“少爷，你睡腿上我反倒坐得舒服。”

方正虎眨巴着眼睛：“那是，那是，我是说你跟我出远门。”

方半山：“普家不好惹，他们志在老虎岭的大塘。老爷叫你外出躲躲也是无奈，只是我俩从没出过远门，处处要小心啊。”

列车哐铛，哐铛破牛车般速度前进，突然旷野里一阵枪响。

荒野。远景，两匹骏马驮着人跟随火车奔驰，他们慢慢一节一节车厢超越。

镜头拉近。一骑已经和火车头驾驶室并行，坐骑上端机关枪的战士朝天空打了一个连发。火车嘲笑般地继续有气无力行驶。另一个骑手两腿一夹，骏马蹿了出去，须臾逾越了火车头，上了铁道。骑手超越了机车那么几十丈，倏地掉转马头，同时胳肢窝下的\*\*\*朝火车头开火。火车毫不在意，仍旧轰隆！轰隆向前。骑手一带缰绳，下了铁道，到了另一边，再度掉转马头，又和火车头并排行驶。

路基便道。端机关枪的战士驱马上前，一眨眼工夫就超越了火车头几十丈，拽出手榴弹往路基坎下一扔。轰隆！马一停顿，火车又和骑手并行。

驾驶室。技师慌忙拉汽笛，生气：“这两个愣头青，看他们傻里吧叽的样，火车又不是他座下的马匹，说停就停得下来的。去！拿毛巾朝他们摇晃，不然，炸了铁轨大家完蛋。”

司炉解下围在项上的白毛巾走到梯台上摇晃，一边往下走，一边扯着嗓门：“老总啊，火车哪能说停就停的，得慢慢来啊。”

司炉下到最后一阶，与骑士就那么几尺距离。骑手：“刹车啊！”

司炉：“刹车，旅客不但会受伤，还可能惊慌失措。”

火车嘎吱，嗤……停止了。

车厢。方正虎起身趴在窗户上，透过车窗，只见小路上有两匹马，风驰电掣朝火车跑来，渐渐近了，头一匹的马背上是个背长枪的士兵，第二匹马背上有两个人，前面是个妖艳女子，后面是个军官。

路基。那军官匆匆把女子塞进车厢，旋即上马和三个士兵扬鞭而去。

车窗。方正虎一直把那个妖艳女子看走进了车厢，才回身。自语：“不知会不会来这节车厢？”

车厢的结合部。方半山听见方正虎叨咕就起身往车门走过去，走到车门见那女子还在稳定情绪。他瓮声瓮气：“小姐，小姐，我那儿有位子。”

这女子叫马艳芳，是上海一家很有名气的妓院里的很有名气的妓女。她看看方半山吓一跳，连忙摇手：“谢了，我自己找座位。”

马艳芳拎着个不大的皮包，屁股一扭一扭，明眸流盼，咯，咯……走过方正虎跟前，无意地看了他一眼，见他那么矮小，再看看身后的那位，不自觉地噗嗤一笑。

方正虎自马艳芳在车厢里出现，一直没眨眼睛，见马艳芳那么一笑，浑身舒服得直扭扭。方半山走来向方正虎两手一摊，做了个鬼脸。

天黑了，窗外黑咕隆咚的，火车仍旧哐铛，哐铛喘着气。旅客们陆续歪着脖子打起了瞌睡。方正虎坐不住，在车厢中走来走去，不时地走到马艳芳跟前蹦蹦跳跳，做做鬼脸。马艳芳感到旅途中很乏味、无聊，见小矮子跟她轻骨头，多少冲淡了点睡意，也就不呵斥他，但也不去答茬，凭他闹。

夜深了。小矮子没闹腾劲了，歪倒身体，头枕着褡裢进入了梦乡。在他们对面座位上，原来坐那的胖和尚已经下车了，只剩下那个十五六岁的黑不溜秋男孩。方半山坐了过去，两眼紧盯着褡裢。不一会儿，有三个男汉子从他身边经过，见他没睡都冲他笑了笑一直走过几排座位停了下来。方半山奇怪，拿眼去看他们，“哟！”

那三个人开始挨个掏入睡了的旅客的口袋，被惊动醒来的在他们晃动刀子的威胁下没敢吱声。三个盗贼中的那个“瘦猴”伸手去拿也在打瞌睡的马艳芳的包，那包看似胡乱放在腿上，其实有根链子拴在手上。马艳芳被惊醒了，责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瘦猴”做了个猥亵的动作：“拿来，不然就先奸后杀。”

马艳芳什么场面没见过，非常镇定，把皮包往屁股后一放，拽出一把小手枪大声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瘦猴”拔出匕首：“别咋呼，那玩意打不死人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拿来，不然我捅了。”

马艳芳见“瘦猴”的匕首直往肚子上逼，一扣扳机，手枪没打响，惊恐：“杀人了。”

“瘦猴”：“嘿嘿，保险都没打开。”收好匕首去夺手枪。手枪掉到地上。

就在“瘦猴”去拿马艳芳的皮包的同时，方半山已经起身朝这边走过来。正当“瘦猴”再拿匕首逼近马艳芳小肚子的一刹那，方半山的那只蒲扇般的大手搭在了“瘦猴”的琵琶骨上。“瘦猴”回头：“干什么？找死啊。”话音没落，匕首就横着向方半山劈过来。方半山使劲一捏。“瘦猴”的骨头碎了。当“瘦猴”疼死过去的一瞬间，两把刀同时从左右向攻击方半山过来。车厢里不但狭窄

1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